

【岁月留痕】

花开里的夏天



□肖复兴

一

我对合欢情有独钟,源自童年。夏天,在离我家不远的台基厂老街旁,第一次见到合欢树,开满绯红色的绒花,透明的红云一样,一直飘向长安街,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。读高中时,我写过一篇作文《合欢》;后来,我写了一则短篇小说《合欢路口》;前两年,又写了一本儿童小说《合欢》。合欢,从童年一直伴我到老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从南城搬家到北城樱花西街,紧邻新建的土城公园。进公园南门,一眼看见好多棵合欢树。正值夏日,满树绯红色的绒花,清风中飘飘欲飞。童年阔别之后与合欢再次相见,让我兴奋,不住对刚上小学的儿子说:合欢不仅花特别,叶子也很奇特,昼开夜合,敏感如含羞草。儿子不信,晚上跑来看,果然如此,第二天带了好几个同学,白天和晚上来公园,连看两回,不亦乐乎。

二十年前,孩子结婚,为孩子买房,选中这个社区,是我和儿子都一眼看见了这栋楼的前后,欢快呼应似的,种有好多棵合欢,覆盖在绿叶上面绯红色的绒花,仿佛童年的梦蓦然绽放。

可惜,没过两年,社区里的合欢树相继死掉,最后一棵合欢树被连根拔走,换成白蜡树之后,我再未见过合欢。

如今,北京城的街道和社区以及大小公园,别的树种越来越多,却很难再见到合欢。

最近,偶然在网上看到北海公园里开满合欢花的照片,那绯红色羽毛一样轻柔的绒花,是那样的熟悉,那样的亲切。便赶去北海,在小西天旁边极乐世界的大殿前,找到了四棵合欢。树比较高,却不太粗,树皮皴裂,有些沧桑,年头却没有那么老,猜想也就是几十年的历史。仅仅四棵,错落间隔,并未成阵。满树长叶如穗,长得绿葱葱、密实实的,但花很少,而且,只有两棵树上有零星的小绒花,另外两棵树上,一朵花都未见到,只顾着长叶了。其中一棵,大概患病,被截去一枝树干,独臂倚斜,孤独得有些无奈。在大殿金色琉璃的映衬下,显得有些瘦小委屈,不成比例,远没有网上照片看到的漂亮。这和我小时候见到的台基厂街道两旁开满绯红色云彩、一直飘向长安街的合欢花,和我在土城公园甚至在社区里见到的红艳艳轻柔一片的合欢花,都大不一样。

我多少有些失望。或许,一切都是回忆在作怪,回忆中掺杂着今天的想象。想起法国音乐家柏辽兹,晚年时候,大老远从法国奔波到意大利的热那亚,去看望童年时单恋过的女孩,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太。岁月在他的回忆和幻想中发酵,见到的这位老太太,还可能是童年时那个“有着一双大眼睛,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子”的可爱小姑娘吗?

柏辽兹说过:“人世间只有活在心中的东西才是真实的。”

旧梦不可重温。就让合欢花开在回忆里。

二

暑假,天坛里游人格外多。藤萝架下,坐满了人。这里离祈年殿比较远,一般时候,来这里的外地游客很少。今天,坐在这里的多是外地游客,脸上淌满汗珠,衣服的后背都湿透了。这里绿荫很浓,比较

凉快,大家正好可以歇歇。

我坐在藤萝架下,画对面的一对姐妹——当然,是我猜想的。姐姐穿着圆领白T恤,妹妹穿着红白相间的格子衫,两人都穿着黑色的短裙,很清凉的装扮,但架不住天热得要命,依然都是一脑门的汗。姐姐比妹妹大好多,看样子,妹妹也就十来岁,姐姐有二十多了。妹妹累得够呛,连扇扇子的劲头儿都没有了,脑袋像断了秧的南瓜,倒在姐姐的肩膀上休息,手里的扇子跟着有气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我快要画完的时候,被姐姐发现,她向我走了过来,是个高个子的秀气姑娘。我忙向她坦白:画你们呢!然后,自动缴械般把画本递给她,说:画得不好!她接过画本,连说:画得多好呀!然后拿出手机,问我:我能拍下来吗?当然!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我忙答道:

妹妹也走了过来,看画本上的她和姐姐,看姐姐拍照。

我问她:是你姐姐吧?

她点点头。

我又问她:你上几年级了?

姐姐拍完照,把画本递还我,替妹妹回答:她今年暑假刚小学毕业,这不,我带她来北京玩玩,她还从没来过北京呢,一直想来北京。

我对姐俩说:肯定是考得不错,奖励一下妹妹!姐俩都笑了。

我以为姐姐在上大学,一问,才知道,已经工作几年了。姐姐整整比妹妹的年龄大一轮。父母身体不好,姐姐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,找到一份工作,替父母分忧,也为供妹妹上学。现在,又特意请假带妹妹到北京来圆梦。这姐姐当的!我不由得夸她,又对妹妹说:看你有个姐姐,多福气呀!

妹妹的嘴唇扭了扭,似乎不大服气。我又对她说:你要是没这个姐姐,谁带你来北京?就算你有个姐姐,比你只大一两岁,你试试看,还不得跟你争这争那老打架?有这么个姐姐多好,老给你买好东西吃、买好衣服穿吧?

妹妹抿着嘴笑了。

姐姐也笑了。

她们是湖南长沙人,昨天上午到的北京,下午去故宫,今天上午逛天坛,下午去国博。姐姐安排得很满,她说只请下来几天的假。

我问姐姐:下面准备去哪儿?

去西天门看看,听说那里有个福宴,专门做宫廷点心和冷饮,带她去尝尝。

是个好去处,去福宴正好路过通往祈年殿御道的大道,大道两旁种的都是有年头的老槐树,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,特别好看,是北京现在槐花盛开时最好看的大道了。

是吗?妹妹睁大了眼睛。

姐姐谢了我,礼貌地和我告别,带着妹妹看槐花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,我也去了那里,看槐荫夹道,看树上花开如雪,地上落花如雪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我的姐姐。她也是年龄整整大我一轮,不到十七岁那年,离开北京,到内蒙古修那时正在建设的京包线铁路。临分手前的那年夏天,她带我和弟弟一起到天坛这里,看槐荫夹道,看槐花如雪。

七十三年过去了。姐姐今年整九十了。

(作者为著名作家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□戴永夏

我们单位的退休职工有个好传统,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时,及时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。近日,同事老王情绪比较低落,总觉得生活没意思,缺少快乐。群主老张便提出一个“哪里寻找快乐”的题目,让大家展开讨论,各抒己见。

原古籍编辑室主任老朱说,日常生活中,只要善于寻找、发现,到处都有快乐。以清代画家、文学家郑板桥为例,他曾写过一首《满江红·田家四时苦乐歌》。在这首词中,郑板桥列举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快乐:春天的快乐莫过于“春韭满园随意剪,腊醅半瓮邀人酌”,随意剪摘满园带露的春韭,家中腊月酿的美酒还有半缸,正寻思哪天与朋友同饮;夏天的快乐莫过于“原上摘瓜童子笑,池边濯足斜阳落”,傍晚,看小孩子在瓜田摘瓜,笑声朗朗,在池塘边濯足,一边洗,一边欣赏美丽的晚霞;秋天的快乐莫过于“紫蟹熟,红菱剥;桃桔响,村歌作。听喧闹社鼓漫山动郭……”秋收时节,家家吃紫蟹、剥红菱,到处是纺织、吊水及唱民歌的声音,社日祭神的鼓乐“漫山动郭”,丰收美景令人心醉;冬天的快乐莫过于“秫酒酿成欢里舍,官租完了离城郭”,自酿的高粱美酒熟了,租税交完,大家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年。

另一位老编辑老孙接着说,知足才能常乐,才能感悟幸福快乐的真谛。知足作为一种人生智慧,与贫富无关,与地位高低无关,身处清贫或逆境中的知足,更难能可贵。古人常把“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”当作知足常乐的最高境界,明朝时的胡九韶堪称这方面的典范。他家境清贫,一边教书,一边耕作,所获仅可供衣食温饱,但他很知足,每天黄昏都要到门口焚香跪拜,感谢上天赐给的“清福”和快乐。妻子不解:“我们一日三餐都是淡粥疏食,这算什么‘清福’?”他说:“首先庆幸我们没有遭遇战争兵祸;又庆幸我们全家人有饭吃、有衣穿,不至于挨饿受冻;第三庆幸我们家床上没有病人、监牢中没有亲人,这不是‘清福’是什么?”正因其生活知足心态好,清贫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,自得其乐。

爱读书的老刘则认为,有些快乐是从比较中得到的。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从前有个国王,住的是金碧辉煌的宫殿,吃的是山珍海味,却感到不快乐。他问一位大臣:“你每天过得快不快乐?”大臣回答说:“我每天都很快乐。”“为什么而快乐呢?”大臣回答:“我庆幸不像那些穷苦农夫整天吃糠咽菜,我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,生活已经给了我幸福,我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快乐。”国王又去问一个农夫:“你活得快乐吗?”农夫笑着回答:“我活得很快乐。”国王奇怪地问:“你每天吃粗饭、穿破衣,怎么还会快乐?”农夫说:“我的生活虽然苦一些,但我活得很快乐,我很健康,不像盲人那样什么都看不见,我为有健康身体而快乐。”国王又问一个盲人:“你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中,一定很痛苦吧?”“不,我很快乐。”盲人的回答使国王大吃一惊:“拥有什么使你快乐呢?”盲人坚定地回答:“虽然眼睛看不见,但我拥有最宝贵的生命,能平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,就已经很快乐了。”国王恍然大悟:不管身处何境,只要珍惜得到的、满足拥有的,快乐就无处不在。

轮到我发表意见,我说,对一个善良的人来说,当自己“与人为善”“善待生命”的理念得以实现,就会感到快乐。退休二十多年来,我天天早晨坚持登山,登山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喂养山上的一些流浪猫,每天给它们送食送水。时间长了,它们也跟我成了“朋友”。每当看到它们大老远跑来迎接我、亲近我,吃饱喝足后高兴地在我面前打滚、撒欢,给我“表演”,我便感受到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快乐;由于我经常上山,身体得到锻炼,体质增强了,又得到健康之乐;而这样做,又使“尊重生命”的理念找到载体,“慈悲为怀”的爱心得到释放,使我感受到一种灵魂高尚的快乐。快乐并不遥远,它常常就在我们身边,只要善于发现它、接受它,从而更好地享受它,到处都能找到快乐。

群主老张也感到很有收获,最后总结说,通过这次讨论,大家提高了认识,开阔了心胸,增长了知识,丰富了生活,这次关于快乐的讨论,不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?

(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人生
随想

哪里寻找快乐